

■网文出海

网络文学文明叙事的 多样化建构与海外传播

□杪 枰

从现实题材描摹的真实世间百态,到幻想小说构筑的“异界大陆”,差异化的世界观塑造出多样的文明模型,从不同维度折射出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丰富想象。借助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,每一种基于现实或虚构想象的文明叙事,都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媒介,在更高维度上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



新时代语境下,网文出海已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,将“推动优质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、影视动漫、精品展览等出海”,作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、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举措。依托互联网超大的叙事容量、开放式的创作模式与全球化数字传播的全新优势,网络文学正凭借多元世界观,搭建起体量庞大、类型丰富、兼具民族特质与人类共性的复合型文明叙事体系,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全新实践范式。

世界观设定是网络文学故事体系的核心架构,决定着故事的时空秩序与角色生存的规则逻辑。从现实题材描摹的真实世间百态,到幻想小说构筑的“异界大陆”,差异化的世界观塑造出多样的文明模型,从不同维度折射出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丰富想象。借助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,每一种基于现实或虚构想象的文明叙事,都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媒介,在更高维度上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。从叙事逻辑与出海传播成效来看,网络文学多元的文明叙事形态互为支撑、相辅相成,共同构筑起多层次、立体化的对外传播新格局。

其一,以鲜明的民族化叙事搭建中华文明对外审美桥梁,打破海外受众对东方文化的固有认知。兼具中国风骨与民族特色的网文作品,以阐释道哲学、传统礼制、神话民俗、历史文脉为核心世界观,将厚重体系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通俗可感、情节丰盈的文学叙事,大幅消解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距离感与隔阂感。

以猫腻的《庆余年》为例,小说以架空历史叙事的方式诠释儒家士道精神与传统生活美学,跳出西方仅以“权谋、功夫”猎奇化解读传统古代文明的固化思维,向海外受众传递“民为邦本”的中式治理理念与传统文人风骨。耳根的仙侠作品《光阴之外》,深耕道家天人合一、众生平等的生命哲学,打破西方奇幻神权至上的二元对立叙事范式,为海外读者研读体悟中国传统哲学内涵提供全新样本。童童的现实题材作品《洞庭茶师》,以碧螺春非遗制茶技艺为核心载体,彰显中式匠心文化、人与自然共生的东方生态理念,补齐了传统文化叙事偏重古代、缺乏当代活态文明呈现的短板。

总之,此类作品依托网络文学长效连载的传播特质与底蕴深厚的东方叙事,为海外读者沉浸式、系统化认知中华文明,塑造出鲜活立体、可感可悟的东方审美形象。

其二,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叙事图景,打通东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通道。长期以来,西方文学秉持自我中心视角,将东方塑造为落后、神秘、亟待救赎的文化客体,构建起失衡不对等的全球文明叙事秩序。而优质出海网文主动扭转了这一叙事视角,立足中国立场审视观照西方文明,将西方视为平等的对话主体,实现叙事

主体的本位回归。

爱潜水的乌贼的《诡秘之主》,借鉴维多利亚时代工业文明与西方神秘学外壳,融合克苏鲁风格与蒸汽朋克特质,通篇采用经典西方叙事元素,内核却是以东方视角解构西方文明,凭借中式集体主义、中庸平衡的思维理念,破解西方现代性发展困境,颠覆了西方工业文明天然优越的固有叙事定论。实心熊的《征服天国》采用架空历史写法,讲述一名现代中国青年穿越至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,亲历哈丁之战、君士坦丁堡争夺战等重大历史事件,以中国式视角重述中世纪欧洲历史,辩证审视西方骑士精神与神权统治的利弊,打破西方叙事对中世纪文明的单一化、绝对化解读。

此类创作亦通过叙事表达方式的创新,摆脱同类题材对西方叙事体系的路径依赖,以此实现对他者叙事的超越。天瑞说符的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立足本土时空叙事,以双时空语境下的南京城为文明载体,秉持中国式普惠向善的科技理念,驳斥西方科幻作品推崇的精英英雄主义与资本至上逻辑,印证东方叙事能够独立构建人类类未来的文明价值坐标。

其三,依托宏大的异域与星际叙事,构建中国式文明共生范式,彰显新时代中国的格局视野与大国担当。当前,人类社会普遍面临文明冲突、生态危机、科技伦理失序等共性难题,西方叙事多输出精英救世、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式解决方案,而诸多优质网文立足天下大同、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理念,给出了独具东方智慧的全新答案。

远瞳的《黎明之剑》以文明平等互鉴、共生发展为核心价值,以万年时间尺度推演文明兴衰脉络,先以俯瞰视角见证古文明的覆灭陨落,再通过主角推动全新文明的重构新生。小说构建的新世界消解了人与非人、凡人与神明的对立壁垒,倡导多元智慧种族命运与共、共生共存,摒弃征伐掠夺、压迫制衡的发展逻辑,形成与西方星际叙事强权掠夺范式截然不同的差异化叙事。爱潜水的乌贼另一部作品《长夜余火》,聚焦末日废土生态的存续困境,讲述普通民众抱团互助、跨族群协作、携手重建文明的故事,与西方末日叙事崇尚的个人争霸、集团割据逻辑形成鲜明反差。卧牛真人的《星域四万年》传递可持续、共命运的文明发展理念,融合道家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,构筑人类、外星文明与星际生态平衡共生的发展模式。这类作品将中国传统“天下观”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,为全球文明治理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。

其四,依托新媒体无障碍传播特质,激活聚焦大众生活的社会叙事价值,在烟火氤氲的中国故事中传递时代精神。区别于传统文学叙事的圈层局限,网络文学深耕奋斗、坚守、温情等人类共通的情感,情感公约数更广、跨文化共情力更强,能够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下普通

民众的深度情感联结。

伴虎小书童的《苍穹之盾》塑造科研工作群体像,传递脚踏实地、自立自强的产业攻坚精神,向海外读者阐释“中国制造”崛起的精神内核。和晓的《上海凡人传》扎根市井烟火与平民日常,以朱家三兄弟的人生际遇映照时代浪潮,刻画改革开放进程中个体命运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共生轨迹,以微观视角向世界展现真实鲜活、蓬勃向上的当代中国。蝴蝶蓝的《全职高手》弘扬青春奋斗、团结协作的正向精神,突破文化壁垒,收获全球海量青年读者的喜爱与追捧。这类扎根大众生活的叙事,搭建起民间文明对话的便捷通道,让中华文化真正走进海外普通民众,夯实中外文明互鉴的大众根基。

通过多元维度的文明叙事建构,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展现出开阔的现代性视野,更重要的是,这一叙事过程持续强化了网络文学的中国底色与中华文化内核——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书写,始终以中国立场为视角、以中国智慧为内核。无论是依托传统文化元素创作的神话、历史、东方玄幻作品,还是反映新时代中国发展风貌的现实题材创作,每一类叙事都坚守中华民族的主体叙事立场。值得注意的是,上述各类文明叙事形态并非相互割裂、彼此孤立,而是相互交融、互为支撑,形成有机统一的复合叙事体系,这一体系的精神根基与文化内涵,始终是底蕴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叙事。

文明叙事建构与海外传播,为学界研究网络文学提供了全新路径。在肯定其传播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同时,也需正视当前存在的短板与不足。内容层面,大量腰部及尾部作品存在显著的同质化、套路化问题,过度依赖玄幻、仙侠固有创作模板,大幅削弱了文明叙事的深度与质感;部分作品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流于表面、浅尝辄止,简单堆砌、机械图解传统文化元素,未能精准把握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与精神特质。传播层面,翻译损耗、文化语境差异引发的文化释义消减问题,制约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哲学、礼制、民俗等核心文化内容的深度理解;同时,海外网文受众结构与国内相近,以青年群体为主体,传播覆盖面与受众圈层仍有待拓宽。传播机制层面,网文出海普遍存在重内容输出、轻体系建设的问题,出海后的本土化运营、IP衍生转化等环节缺乏成熟完善的运作体系,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明叙事的海外传播效能。

未来,需依托数字技术迭代升级优势,一方面,持续提升翻译效率与翻译质量,强化传播机制的出海落地,深化与海外本土文化机构的深度合作,探索适配网文海外发展的本土化运营与IP转化新模式;另一方面,遵循跨文化传播客观规律,充分保护网文平台与创作者自主出海的创作传播动力,持续激活市场活力,推动网文出海高质量发展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、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)

■创作谈

我创作的小说,尤其是早期的小说,多是从《太平广记》来的。《太平广记》是中国从先秦到五代的文言小说集成。我们的文言小说,大多是文人小说,写的是文人,读的也是文人,而且又多是短篇,大概可能是这个原因,我的小说自然就带上了“羚羊挂角”“灵气恣肆”的美学特征,但这并不是我特意去追求的。

其实就文言小说的传统来说,中西方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,而且一直没有断绝。有些故事,比如唐传奇《无双传》,写一对恋人通过诈死获得圆满的爱情,与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故事非常相近。所以,即便是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文言小说特有的“羚羊挂角”“空灵”等审美特质,其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中西交流中自然形成的。

我在写的时候,不管中国还是外国,东方还是西方,只要能用的,我都拿来用。比如我的《归墟》,是一个航海故事,写一群人寻找归墟,找到后又回到出发的地方,这种回环的世界观结构,就来自美国华裔作家特德·姜的短篇《巴比伦塔》;而这个故事叙诡的写法,则来自博尔赫斯的《刀疤》。当然了,整个故事的核心意象归墟取自中国的神话。类似这样的写作方式我经常运用,比如《春之牙》,写一个发生在北魏时期的爱情故事,发生地是当时的洛阳城,我写这篇小说的初衷,就是想把《洛阳伽蓝记》里的故事用《百年孤独》的方式写出来。还有那篇很幸运地被范·德米尔夫妇收入《奇幻之书》的短篇《东柯僧院的春天》,写一个山中古寺里的和尚全都变成了燕子,这个故事的源头是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《燕子圣母院》,而“东柯僧院”这个名字,则来自《太平广记》。包括我自己的名字:骑桶人,也是来自卡夫卡的小说。

其实就小说来说,中西方的交流一直是持续不断的,小说本身也是须臾离不开这样的交流的。小说是一种特别喜欢交流碰撞的文学类型,它一直在主动求变,但其风格与审美不是通过主动寻求得来的,而是自然形成的。马尔克斯曾经这样说:不是你写小说,完全相反,是小说写你。

现在,中国有很多人在写玄幻小说和幻想小说,科幻界也强调要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,玄幻也强调“东方奇境”。但按我的意思,谈到小说风格及审美特质的时候,其实和马尔克斯说的一样,并不是我们创造了某种风格或审美特质,恰恰相反,是某种风格和审美特质创造了我们。所以在这种风格和审美特质把我们创造出来之前,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去谈论它的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:一是努力把每一篇小说都写好;二是更多地交流,更多地碰撞,更多地学习。只要我们一直这样做,我们的小说就会越来越好。

“九州”这个世界观以及与此世界观相关的一系列小说,对中国幻想小说来说,无疑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,具有开创意义。九州最初开始架构的时候,吸收了大量西方奇幻小说的特质,比如架空大陆、种族、魔法,后来具体做设定的时候,七个创世天神的反复碰撞,最终形成了现在这个设定,既保留了欧美奇幻的特点,又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和风格。对后来类似小说的创作,起到了很有益的尝试作用,即如何在中西方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,建立起独特的美学特质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七天神的“集体创世”,九州就不可能是现在的九州。当然集体创作也有集体创作的劣势,比如最后七天神的分裂,导致九州分为南北九州,设定也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发展,这也成了九州衰败的开始。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,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值得总结的经验。

我介入“九州”比较晚,写出《九州·刺龙》的时候,九州的IP开发大潮已经落下去了。在九州最火的时候,很多作者参与进来,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九州,后来还有新九州的出现,都是有意思的尝试。但我自己还是坚持老九州的风格特质,更强调热血和侠义,更喜欢把中国历史融入小说中,追求厚重感和史诗感,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我个人的特色,比如最后主角用一枝海棠花刺杀了龙。我希望的是,能在厚重和轻灵之间、在类型和反类型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
在厚重和轻灵之间找到平衡

□骑桶人



骑桶人 短篇小说家,幻想文学作者,曾任《九州幻想》执行主编,并创办幻想文学电子杂志《九歌》。

■视 点

持续追问“谁可以写” ——网络文学30年创作主体的代际更迭

□刘双喜

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已30余年。《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》显示,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3269.4万。从队伍构成看,整体形成“70后”拓荒者、“80后”职业派、“90后—Z世代”新生军三代接续的格局。这一演进表面看是不同年龄段作者的次第登场,内里则是媒介技术革命、商业模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共同驱动的结果。每一代创作者带着各自的媒介经验、文学观念与时代印记,共同塑造了中国网络文学的丰富面貌。

关于网络文学的代际划分,学界与业界已有多尝试。下面仅从媒介环境、生产方式与代际经验的演变线索出发,作一简要勾勒。1990年代末至2003年前后,是网络文学的萌芽期,以“70后”为主体的初代创作者登上舞台。他们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校学生、城市白领与海外留学生,如早期网文“五匹黑马”(那育森、宁财神、俞白眉、李手欢、安妮宝贝)以及罗森、痞子蔡、江南、今何在等人。金庸客栈、天涯社区、榕树下等BBS论坛与个人主页是网络文学最初的写作阵地,匿名化、同人式的交流氛围,孕育了兴趣驱动、无功利表达的创作心态。加之深受传统文学与世纪末流行文艺的双重浸润,这批作者大多篇幅短小,聚焦鲜活的个体情绪与日常生活,自带浓烈的文学青年气质,部分作品拿到纸媒发表也毫不逊色。

痞子蔡的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描摹网络语境下的恋爱,笔触清新鲜活;今何在的《悟空

传》以戏仿经典的反叛姿态释放青年精神;安妮宝贝的《告别薇安》用清冷的笔触描摹都市人的漂泊与疏离,是世纪末集体情绪的某种呈现。于初代作者而言,写作更像是业余的文艺表达,而非职业的文学生产。正因如此,他们在成名之后大多转向传统出版、影视编剧等领域。也正是这种“非职业”的状态,让初代写作保留了个体锋芒与文学质感,成为网络文学史上不可复制的一页。

2004年至2014年是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奠基期,以“80后”为核心的第二代创作者登上舞台。2003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制度,2004年盛大收购起点中文网,打通了规模化商业变现路径,网络写作成为正式职业。“中原五白”(唐家三少、我吃西红柿、天蚕土豆、辰东、梦入神机)、蝴蝶蓝、南派三叔、顾漫、Priest等作家,皆是这套机制下成长起来的代表。这批作者完成了网络文学从“文学试验”到“文化工业”的关键转型,建立了成熟的类型化创作范式:玄幻、仙侠、盗墓、穿越、宅斗等类型基本定型,升级打怪、金手指、爽感机制等网络文学核心语法得以系统化,日更数千字的更新强度、数百万字的超长篇幅、“黄金三章”的开篇法则,成为职业化写作的标准形态。前三少连续更新十余年未断更,被誉为“网文界的劳模”。“80后”职业作家具有强烈的故事意识,深谙读者的情感诉求与阅读心理,善于将时代情绪内

嵌于叙事中。转型期社会里,普通个体对阶层跃升、财富积累、自我价值实现的向往,与身份焦虑、生存压力彼此交织,构成了大众的心理底色。“废柴逆袭”的叙事原型,也因此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梦境。

2015年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后,网络文学进入“泛娱乐”开发的新阶段。“90后”“Z世代”作为新锐力量快速崛起,成为当前行业最具活力的创作梯队。阅文集团2025年数据显示,“Z世代”在其新签约作家中占比达65%,年度“十二天王”席位占据9席;番茄小说同期数据显示,该群体在新签约作者中占比达57%。会说话的肘子、狐尾的笔、老鹰吃小鸡、卖报小郎君等“90后”作家已跻身行业头部,天瑞说符、季越人、红刺北等“Z世代”新锐也凭借差异化表达崭露头角。

作为数字原住民,这批作者深受网络文化、游戏文化影响,天然适配新潮话题与碎片化传播,在创作上也呈现出诸多新质。其一,类型边界逐渐消解。他们打破了第二代作家确立的既定类型框架,从系统流、稳健流、克苏鲁修仙等细分赛道探索,进一步走向无边界的泛文化融合。修仙、科幻、克苏鲁、都市言情等元素自由混搭,反套路写作成常态,类型界限日趋模糊。《道诡异仙》《大奉打更人》《十日终焉》《哑锅卖铁去上学》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。与此同时,游戏思维深度嵌入叙事逻辑,以系统规则、沙盒世界观推演故事的“游戏现实主义”

兴起,建构起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全新叙事语法。其二,媒介适配能力突出。2016年前后,网文IP全产业链开发进入爆发期,他们的写作更重视视觉化呈现与人物IP塑造;大数据与算法兴起后,又快速适应信息流传播规律,擅长以强钩子、高密度情绪点捕捉读者注意力。其三,审美取向转向日常,价值表达更趋多元。整体跳出前代强成功学的叙事框架,转向日常化、治愈化的情绪价值供给,种田文、搞笑文等“低欲叙事”广泛流行,网络热词、迷因文化也大量注入文本。小盐子的《蓄意逐风》便以跳脱的“癫系”叙事,形成“互联网嘴替”式的表达效果,精准切中青年群体的情绪纾解需求。

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代际更迭速度远超传统文学,背后是媒介技术、产业模式与代际文化三重力量的协同驱动。媒介载体的每一次革新,都重塑着网文生产的规则与准入门槛,进而筛选出相应的创作队伍。从碎片化随笔发布到章节连载,再到算法分发,媒介形态的更迭改写了写作节奏、文本篇幅、读者互动模式与作品传播路径,孕育出特质迥异的代际创作者。商业模式也在筛选着创作群体。萌芽阶段的共享模式带来个人化表达,产业化阶段催生职业化写作,泛娱乐时代则形成版权版IP开发、免费阅读搭配广告分成的多元经营格局。可以说,经济激励的方式塑造了各代作家的叙事取向与职业认知。代际文化嬗变是创作风格迭代的深层动因。依据曼海姆的“社会

代”理论,青年成长阶段所处的时代语境与社会经历,会沉淀为稳定的代际情感结构与价值认知,形成独属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。不同年代成长起来的网络作家,依托差异化的时代经验与生命体验,形成截然不同的审美范式与叙事偏好,推动网文创作风貌持续革新。

需要说明的是,网络文学的代际更迭不是“后浪推前浪”式的替代关系,而是三代同屏、各擅其场的叠加格局。中坚力量承接类型创新与主流化表达,新锐作家则在新题材、新表达领域拓展边界。不同代际的作品虽美学风格各有侧重,但网文的核心叙事语法始终在代际间传承,传承与分化并行,共同构建起多元共生的创作格局。

进一步看,代际划分本就是基于群体创作特征的宏观归纳,代际演进也只是长时段观察下的整体趋势,不同年龄段乃至同年龄段作者之间始终存在丰富的交叉与互渗。前代作家并未固守既有范式,如“80后”作家爱潜水的乌贼的《诡秘之主》、黑山老鬼的《从红月开始》就表现出对新锐文化元素的主动吸纳。“Z世代”创作者也并非一味逐新求异,阅ZK、清浪流画、历史系之狼等青年作家以灵动的叙事形态出圈,却始终深植传统文化根脉,在创新表达中接续人文精神与时代担当。

30余年,于一种文学形态而言,不过一瞬,却是网络文学创作者自我定义、自我更新的见证。写作伦理、审美范式与职业身份的破立交替,构成了网络文学特有的历史性。当前,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学生产形成深刻挑战,创作主体的内涵与边界迎来新一轮拓展。回望这段历程,网络文学最珍贵的特质,正是对“谁可以写作”“写作可以是什么”的持续追问。这份追问永不止歇,是新时代文艺的创新发展开拓着广阔空间。

(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)